

我和严翔一家人的交往

许国屏

5月22日,著名表演艺术家严翔因病在上海逝世,享年89岁。

严翔比我年长7岁,他16岁就走上舞台,是上海人民艺术剧院的演员,在舞台、银幕、荧屏上,塑造过一百多个艺术形象,其中不乏朱自清、徐义德、李石清等多个令人难忘的人物,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。他的太太徐帼莲是上海中国福利会儿童艺术剧院的知名演员,和我是同事,因为这层关系,我很早就认识了严翔一家人,并和他们有过几次交往,今天想来仍然历历在目。

印象比较深刻的一次是上世纪60年代,上海文艺界组织过一个小分队,深入工厂、农村演出,当时的成员来自上海各艺术院团,有上海电影制片厂、电影译制厂、上海人民艺术剧院的演员,也有上海音乐学院的师生。我和严翔都是这个文艺小分队的成员,著名配音演员毕克也是。当时条件艰苦,要自己随身携带被子铺盖,演到哪就睡在哪。市区的轮船码头、沪郊的田间地头,都留下过我们的身影。严翔表演朗诵,我主要是吹笛子。当我看到解放军战士帮助农民一起忙秋收,就创作了一首笛子独奏曲《军民闹春耕》。这首曲子配上舞蹈,曾在市中心的文化广场、卢湾体育馆等演出过。

2007年6月,我应邀参加一个画展的揭幕演出,那天,严翔也来了。他对绘画也很有兴趣,我们就艺术表现方法的话题聊了很久,还合了影。

严翔在事业上成就斐然,曾荣获上海文学艺术奖优秀电影表演奖,电视“飞天奖”和“金鹰奖”最佳男主角的双重桂冠。更让人羡慕的是他还拥有一个幸福的家庭。太太徐帼莲是新中国培养起来的第一代儿童剧演员,曾在儿童剧《马兰花》一剧中饰演主角小兰。我是1956年进儿童艺术剧院工作的,多次参与《马兰花》的演出伴奏,和徐帼莲大姐共事多年,非常钦佩她对舞台表演精益求精的钻研精神。

他们有两个漂亮优秀的女儿,夫妇俩对女儿的培养很用心,一方面鼓励她们利用课余时间多读文艺书籍,另一方面又不让她们多参加业余文艺活动,以免养成表演上的毛病。

正是在“做人做事,以德为先”的家风熏陶下,两个女儿养成了知书达理的质朴气质。长女严晓频是上海南洋模范中学的八二届高中毕业生。她在毕业考试前夕听说,已连续四年没招生的北京电影学院表演系要招收新生,这让从小喜爱艺术的晓频跃跃欲试。她的想法得到了父母的支持,最终从一千多名考生中脱颖而出,圆了她的艺术梦。1986年毕业后,她被分配到上海电影制片厂当演员,曾主演过《女儿经》《太阳雨》《北京人在纽约》等影视剧。

1996年我到上海电视台录制《共度好时光》节目,讲述我与盲童黄慎因学笛而结缘的故事。录制过程中,巧遇了晓频。当她知道我正在筹备“让音乐与山村孩子交朋友——《学竖笛,识简谱》新书首发式”活动时,欣然在这次爱心活动的一面宣传横幅上签了名。近几年,晓频在多部电视剧中塑造了许多个性鲜明、令人难忘的角色,还出现在多地举办的名家名篇诵读会的舞台上,用她温暖知性的声音,演绎了一篇篇美文佳作,给观众带来了美的享受。每次陶醉在她的温雅气质和精湛演技之中时,我就会想到她的父母,她的成材是和严翔夫妇的悉心培养分不开的。

祝愿晓频在未来的演艺事业中多出佳作,祝福徐帼莲大姐健康平安,也祝严翔大哥在另一个世界安心,一路走好!

(苗青整理)



郑辛遥
月饼的功能:第一是送礼,第二是转送,第三是再转送。

吃相 程宏志

原始人茹毛饮血,在学会用火之前,吃肉的时候一定是满嘴淌着血,那副样子够恐怖的;万世师表的孔子注重吃相,“割不正不食,不得其酱不食……食不语”;樊哙不管那些,在鸿门宴上把一块生猪肉放在盾牌上,拔出佩剑割下肉就吃,真够粗犷豪放的。只是这副吃相一般人学不来,而且太不卫生,“站有站相,坐有坐相,吃有吃相”,说起来不难,做到却不易。

我小时候大部分人家都穷,而我们家里更穷。父母在生产队披星戴月起早贪黑辛苦劳作,到年底,扣除我们一家五口人的口粮,我家仅能分得五十元钱左右,这是父母全年的劳动所得,一家人的日子过得捉襟见肘。“一分钱掰成两半儿花”我是经历过的。政策稍微放宽,家里养了七八只鸡(多养鸡是不允许的),每天收获三四个鸡蛋。夏天鸡是不太下蛋的,俗称“歇伏”。从小我就知道,鸡蛋不是随便吃的,是用来卖钱的。那时一个鸡蛋卖一角三分钱,家里的日常开销全靠卖鸡蛋所得那点儿钱应付,所以我们家很少吃鸡。只有每年生日,母亲才会煮两个鸡蛋给我。家里偶尔会炸个鸡蛋卷,一个鸡蛋炒熟后用锅铲铲得跟米粒一样大小,和一大碗黄豆酱掺在一起,这对我们来说是难得一见的美食。我用筷子翻上翻下地找鸡蛋粒吃,这时父母就会用筷子在我的筷子上敲一下,附上一句:“看看你的吃相”;过年去姥姥家,一桌子好吃的,我旁若无人、狼吞虎咽,风卷残云般不停用筷子大吃,姥姥数落我:“这孩子吃饭连眼皮都不抬。”慢慢地我知道了自己吃相不佳,而且屡教不改。没办法,我饿,我馋。

其实父母平时是教育我们兄妹三人关于吃饭的规矩的。夹菜只能靠盘子里靠近自己的一侧;挟菜时必须一次挟起,不能挟起再放下;一口饭一口菜;不能在盘子里翻翻拣拣,挑三拣四;吃蘸酱菜时要一手拿菜,用筷子挟一点儿酱出来抹在菜上,不能拿到酱碗里去戳;吃完饭把两筷子对齐,横放在碗上……

我有时看别人吃饭,一盘菜上桌,他的筷子左冲右突、纵横捭阖,鸡刨地一般挑自己想吃的;有人挟起一筷子菜看看,觉得分量不够或者质量欠佳,放下,再来第二次,第三次;有人吃饭时不端碗,把碗放在桌子上,他宁肯低三下四,俯身屈就,哈下身子嘴凑到碗边吃;有人享用了好吃的饭菜意犹未尽,筷子放嘴里吮吸几下,再把亮晶晶的筷子头儿戳到盘子里;有人吃饭时舌头和上下颚缠绵悱恻、难舍难分,一旦分开必啧啧有声,俗称“吧唧嘴”;有人喝粥或喝汤稀里呼噜、吱溜吱溜的,俗称“饮驴”;有的男人吃着吃着情不自禁地撩起上衣露出肚皮;有人吃着吃着挽起裤腿作欲蹬水状;有的人会曲起一条腿,脚踏自己所坐之物;有的人会伸出一条腿踏邻人所坐之物;有的人干脆两条腿分踏左右邻人所坐之物,作“脚踏两条船”状;有的人把骨头鱼刺随口吐到地上;有的人肉吃多了不免生痰,一口痰上来,不管脚下是地砖还是地板,直接喷上去;有的人酒足饭饱

在小区的健身中心门口,一个身材高大的男子正为路人指点着,带着上海口音的普通话不厌其烦地重复着,明人听着也十分耳熟。他禁不住侧脸望过去,是老张!他正面含笑容,双臂向前伸展,不断做着手势,耐心地向两位路人指路。这样的好脾性,还真是令明人惊讶。

明人招呼了他一声。老张朝他点了点头。又向两位路人叮嘱了一句,才向明人走来。见他手里也提着塑料袋,里面的浴帽浴裤和游泳眼镜清晰可见,知道他也是来游泳的。

两人寒暄着,一起走进了更衣室。周二上午十点的景象,是上班的点,游泳的人没有几位。他们换了衣裤,老张还踩在墙边的体重秤上,拍了一下体重。明人问,怎么样?他拍了拍肚皮说,挺好,控制住了。脸上笑嘻嘻的。

泳池除了坐在高凳上的管理员外,并无他人。老张提醒明人,池边有点滑溜,当心些。随后,两人便在泳池各自手脚挥舞,悠悠地游动起来。

半小时后,他们出池,披上浴巾,快步通过二十多米长的楼道,返回到更衣室。深秋季节,下过雨的身子,在楼道明显寒凉。幸好披了浴巾,否则真有点瑟瑟发抖。

洗浴之后,正在穿衣裤,又有客人进来。明人听见老张主动和他打招呼,说,今天游得不错,没人。那人道:那太好了。老张说:周末来时,像下饺子,人碰

退休的老张

人的,根本没法游。此话似乎是对明人所说,又似乎是对那位客人所说。明人直觉,他们应该并不熟识。是老张主动热情。这就奇怪了,以前的老张从来都是忙忙碌碌的,不说搭理陌生人,即便熟悉的人,他话也不多。他是一个事业单位的一把手,事多,风风火火的,从无工夫作这番悠然的叙谈。

那人动作也快,三下五除二,脱了衣服,换上泳裤,准备去泳池。

老张又开口了:走道挺冷的,你把浴巾带上,游完后会更冷。

那男子迟疑了一会儿,点点头,把衣柜里的浴巾拿上了。

待那男子一离开。明人就说,喂,老张呀,你怎么变了?怎么变了?老张问。变得这么有爱心,而且这么细心。

老张笑了:我告诉你呀,我老婆也这么说我,连左邻右舍都这么说。以前见了匆忙点点头,话也不说,就走了。现在,笑眯眯地,热情招呼,还攀谈几句,亲切得很。

其实,我就是个热心肠的人。以前不是单位忙嘛,就顾单单位那头了。现在退休了,不用去单位了,有时间了,而且心里头的那份爱心,还热着呢!他们都靠我最近呀。

老张说着,脸庞神采焕发。明人向他伸出了大拇指,赞叹道:人退休了,爱心不退。老张,你真牛!



之后大庭广众之下要剔牙,牙签大小不够气派,筷子一竖连抠带挑,龇牙咧嘴,面目狰狞;有的人比较讲究,一手遮嘴,另一只手里的牙签打扫口中各个角落里的残兵败将,兴致盎然,怡然自得。常见一顿饭后之后,每个人面前骨头、鱼刺、贝壳、汤勺、筷子、餐巾纸横七竖八,杯盘狼藉。

我有一位好友,英俊潇洒,风流倜傥,快人快语,慷慨大方,又是一位美食家。他不但会吃,而且会做。有时酒酣耳热,吃得意得意处“吧唧嘴”,我委婉相告。他笑着说:

“我二姐吃饭吧唧嘴更厉害。”二姐来访,我请十几个人陪之一起吃饭。二姐是客,坐主位,我在对面相陪。隔着大圆桌,有点儿远,而且人声嘈杂。二姐吃饭是否“吧唧嘴”我没留意,其漂亮容貌倒是有目共睹的。

吃相不佳者,不分男女老幼,达官显贵、平民百姓,美若天仙、貌似无盐,各阶层俱有之。“仓廪实而知礼节,衣食足而知荣辱”。现在,我们的生活水平有了显著提高,个人的素质也应有所提高,注重吃相还是必要的。

每逢教师节来临之际,我总要“悦”读一下《岁月如歌》。因为这是我曾经的带教导师于漪的自传,也是她在2008年春节时,亲手馈赠的签名本。此书在我心目中,情满满,意浓浓。

14年间,每读《岁月如歌》,总让我蓦然回首自己几十年的从教生涯:三尺讲台天地宽,虽取得一定的成绩,也留下不少遗憾,但庆幸的是没有虚度,时至今日,还有一颗对教育的挚爱之心。

在1984至1985年期间,我和四位青年教师忝列于老师的门下,成为她的不脱产带教学生,于老师的为师之道,让我们明白了教育的“门”在哪里,教师的天职是什么。那时我们还是黑发青年教师,而今已是皓首的老人,不由得感慨岁月催人老呀!

《岁月如歌》中,于老师特别重视语育人思想的阐发:强化语文的育人功能。探讨在课上如何引爆学生思维的火花,这走让惯程式化授课模式的我们找到差距。为此,于老师还随堂听我们的实践课。她从浦西听到浦东川沙,五所学校都跑遍。

一个学员至今还能讲出当时的情景:在22路电车上,碰到刚刚用完午餐、没有休息、冒着六月中旬的炙烤阳光、汗涔涔的于老师,她从四平路的第二师范出发,然后转坐公交到复兴岛,再坐市轮渡至庆宁寺,走上上川中学,直奔教室。听完课后,连一口水都来不及喝,就组织大家评课,气氛热烈,畅所欲言。我们至今还清晰记得,那一节课是丁玲《果园》。结束时已下午四点多,校长和教导主任都感激得说不出话来,硬拖住于老师到会议室,吃点心,握手,于老师婉谢了,拖着疲惫的身体赶回浦西第二师范。

于漪老师从三尺讲台起步,呕心沥血,砥砺前行,而成为我国基础教育1700万教师中的翘楚,共和国表彰的人民教育家,影响了千千万万的教育工作者。无论你是哪一门学科的教师,《岁月如歌》的文字书写的画面里,或许都有你的身影。

七夕会

泥,我们的土地。几千年来,赞美,意犹未尽:“有卷者阿,飘风自南。”“上天同云,雨雪雰雰。益之以霏霖,既优既渥,既沾既足,生我百谷。”不但生百谷,还广生桑树。桑梓乃故乡。大地哺育生命,人们渔猎,采集,种植,一直到学会了用火。当先民们用泥土包住猎物放进火内烘烤,他们或许还没有意识到,这将是一项伟大的发明的前奏。这块烤硬的泥土,逐渐演变为陶瓷。

进一步,土与火合作,便贡献了伟大的瓷。千多年前,一艘阿拉伯商船“黑石号”从扬州出发,在广州又加装了货,驶往波斯湾的巴士拉,不料在苏门答腊海岸处沉没。1998年沉船被发现,出水了6万余件珍贵的唐代瓷器,举世瞩目。上博和新加坡方面联合举办黑石号沉船文物展,我在展馆内惊叹不已,中国(China)是瓷器(china)的故乡。

内心感到更亲切好玩的,说来好笑,不是高档的各色瓷器,而是泥玩具——手艺人同样用泥土制作的一颗可贵的珍珠。犹记得那位驼老汉。菜场边的驼老汉北方口音,衣衫虽多缝补,但干净。他眯眯笑着,慢慢走动,留心环顾着。他胸前摊着一块平

泥玩具

板,绳子挂在脖后。板上是个小小展示台,五彩缤纷。展示的“宝贝”是一堆可爱的泥玩具。驼老汉身边跟着一群大呼小叫的娃娃。彩绘泥玩具拳头大小,可一握把玩。有翠绿的青蛙,眼睛乌黑晶亮;有贼头贼脑的老鼠,灰体黑须,故装老实;有猴子,红脸细毛,眼神精明;有小花龟,团着身子,斜眼看人;有老虎,额上写“王”,虎纹斑斓;有盘蛇,斑斑点点,黄绿相间,蛇信子血红;小花狗,小白兔,小马,小猪……花花绿绿的爱煞人。还有戴官帽的不倒翁,威风凛凛的孙悟空。我拎着菜,在驼老汉边上看。

驼老汉见人多,抽出枝竹竿,三尺长。把个五彩泥猴儿,挂上竹竿一挂,那泥猴竟忽地一下窜到竿顶,大人小孩都傻了眼。我买一个,五元,翻过来一看,原来动力是橡皮筋,很粗;贴紧竹竿的,是颗凹槽泥轮,一根扎鞋底用的蜡线做牵引。驼老汉蹲下,往地上放个彩泥青蛙,这青蛙不但会往前挪,还

会“呱呱”叫,我又买下。朝腹部一研究,原来里面有个拨片,借助橡皮筋的力量,刮紧绷的牛皮纸,“呱呱,呱呱”。驼老汉人木讷,手却灵巧极了。

收回泥青蛙,驼老汉又拿起一个五彩喜鹊,这喜鹊肚里有水,驼老汉在尾巴梢轻轻一吹,喜鹊嘴里喷出细水珠,快活地鸣叫起来,把我看呆。我掏出五元钱,再买个泥喜鹊。娃娃们叽叽喳喳地议论,羡慕地看我。娃娃们的家长却没几个肯掏钱。唉,这些大人,给孩子买电子产品眼不眨,这么有意思的泥玩却舍不得。不要小看泥玩,宋代七夕节,常有人把彩色泥娃娃饰以金链珍珠互相馈赠呐。

驼老汉愿意和我聊了。老汉是唐山附近农村人,村里人人都会做泥玩具。神话人物、家禽、鸟兽、虫鱼,都可做成泥玩。白粉打底,涂描上色。红黄蓝绿紫,越鲜艳越好。泥玩肚里,安了苇筒能吹响,装上皮筋能跑跳,叠层的牛皮纸反复推拉有风铃声。傻傻的不倒翁,上轻下重,五彩炫目,摇不倒。

可惜自从沪上疫情起,我就没能再遇见他。

雅玩